

07 Aug 2011

one world exposition 平行世界

"One World Exposition Artist Roundtable Discussion 平行世界艺术家圆桌讨论"

Link: <https://bit.ly/35R2QxN>

2019/9/30

One World Exposition Artist Roundtable Discussion 平行世界艺术家圆桌讨论 | one world exposition 平行世界

one world exposition 平行世界

EXHIBITION AND DIALOGUE ON MEDIA ART IN MAINLAND CHINA, HONGKONG AND TAIWAN

One World Exposition Artist Roundtable Discussion 平行世界艺术家圆桌讨论

August 7, 2011 § *Leave a comment*



(https://oneworldexpo.files.wordpress.com/2011/08/dsc00326_c.jpg)

@OSAGE, Hongkong

One World Exposition Artist Roundtable Discussion 平行世界艺术家圆桌讨论

20 July 2011年7月20日

Asian Art Archive 香港亚洲文献库

/

参与者: Isaac Leung 梁学彬、李振华、张培力、冯梦波、Jade Enge、Arianna Gellini、Agnes Lin 林茵、Sonja Ng、Alex Fung、Joel Kwong、王振飞、王鹿鸣、颜晓东、Ellen Pau 鲍蔼伦

/

Isaac Leung 梁学彬: 謝謝各位來這個我們这个简约的圆桌讨论会。首先我想謝謝 AAA (香港亚洲文献库) 給我們提供讨论的空间, 謝謝Phoebe (Wong)的安排, 讓我們可以在這裡做圆桌讨论。今天我們的计划是希望可以有更多艺术家参与的讨论, 我們邀請了幾位藝術家, 還有我們的策展人李振華來香港, 谈谈這次展覽的脈絡。也许可以從這個圆桌讨论 (會) 裡发现一些视角, 去看我們的展覽和项目的方向。

<https://oneworldexpo.wordpress.com/2011/08/07/one-world-exposition-artist-roundtable-discussion-平行世界艺术家圆桌讨论/>

1/13

首先，我想請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紹，我們這裡有些人可能還互不相認識，所以我們可以很快地介紹一下。我是梁學彬 (Isaac Leung)，這個項目的策展人。

張培力：我是張培力。我住在杭州。

馮夢波：（我是）馮夢波。

Jade Enge: I am Jade, I work at Osage. 來自奧沙畫廊。

Arianna Gellini: I am Arianna, working at Osage. 來自奧沙畫廊。

Agnes Lin 林茵: Agnes, from Osage. 來自奧沙畫廊。

Sonja Ng: Sonja, 也是在奧沙畫廊。

Alex Fung: 我叫Alex, 也是在奧沙畫廊（工作）。

李振華：李振華，獨立策劃人。

王振飛：王振飛（建築師、藝術家）。

Joel Kwong: I am Joel – I/O Gallery, 還有Microwave Festival（香港微波藝術節）。

顏曉東：顏曉東。

Ellen Pau 鮑蕩倫: Ellen Pau, Videotage（錄影太奇）。

/

Isaac 梁：我很快地介紹一下整個項目，然後就開始公開的討論。大家手上應該有這個項目的書面介紹，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symposium（研討會），會在12月10號和11號在城市大學的創意媒體學院舉辦。它有四個panel（組），第一個是“Making of Great Chinese Art 創造偉大的中國藝術”，這是一個開端，我們希望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香港和國內的角度，去看媒體藝術的發展和方向。特別是香港這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地緣），因為香港的歷史和之前的回歸，所以香港身份的問題，和國內藝術家身份的問題，我們都會在這個panel（討論組）去探索。第二個是“Unmasking the Business of Art 揭示藝術的商業”，因為在香港和國內有很多商業畫廊，或者是新博物館等經濟的系統，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第二個panel（討論組）去探索一下經濟、社會和藝術系統的關係。第三個是“Technosocial Subversivity 技術社群的顛覆性”，希望可以探索社會性媒體，或者說媒體藝術對社會的變化和影響。最後一個panel（討論組）是“Experimenting the Future of New Media 試驗新媒體藝術的未來”，我們邀請了國內和香港的一些主要的new media展覽的策展人和發起人，還有媒體藝術家，去探索將來的方向。

第一頁有我們speakers（演講者）的名單，所有主要名單里的人都已經確定，我們也可以在這裏再頭腦風暴一下，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東西，或者是求證我們panel（討論組）既定的方向。

第二部分是展覽。PPT里是我們主要希望可以預設八組香港和國內的藝術家，而每一個組都有特別的含義。第一組是Ellen Pau 鮑蕩倫和邱志杰，他們是最早期的香港和國內的錄像藝術家，他們在這個展覽里除了展出他們舊的作品之外，也會有新的行為表演項目，是關於PPT的行為表演。第二組是王振飛、王鹿鳴和Teddy Lo 羅揚文，他們對光的藝術這個類別有特別的研究，我們就請他們用光（光效）做一些好玩的空間。第三個是汪建偉和榮念曾，他們是在國內和香港做比較新（早）的試驗劇場項目的。他們在這個展覽會有新的劇場表演項目，特別是榮念曾，很久沒有做自己的藝術作品了。第四組是馮夢波和Henry Chu（朱力行）。他們都會做一些遊戲藝術方向的藝術品。aaajiao（徐文愷）和Eric Siu（蕭子文）都是還在發展的年輕藝術家，他們都是做互動裝置類藝術的，我們希望可以有一些“老大哥”（前輩），和新藝術家小組的對照。還有楊福東，對應的有王家衛或是杜琪峰，還在聯絡中，非常希望他們可以出新的作品，來對電影和影像的不同視角進行探索。

(有人發問: 為甚麼不請彭浩翔?)

Isaac 梁: 可以有比較新的國內的導演。這個(提議)挺好的。可以考慮。然後我們還在連絡Shu Lea Cheang、曹斐、闞萱, 希望可以有一個女藝術家的組, 去做一些與女性問題相關的探索。最後是張培力老師, 我們正在連絡Jeffrey Shaw, 這將是很好玩的一個組, 因為他們都在學院(體制中), 有對不同年代不同的媒體藝術的看法。所以這次展覽主要會把香港和國內的藝術家組織起來, 以不同的角度去探索(新媒體藝術)。

最後是放映的部分。還有演講部分嘉賓的名單。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可以在書面文件里看到比較細節的每一個部分的安排。我們可以開放地談一談我們發展的方向。李振華你有沒有甚麼(想說的)?

/

李振華: 這次跟上次來的時候一樣, 時間比較短,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看的地方還是有點少, 明天可能還要再去一些有趣的地點吧, 尤其比較重要的是去拜訪一下Jeffrey Shaw, 去看一下他的工作室。因為他的那個項目我是比較了解的, 他在和ZKM和Peter Weibel做Future Cinema(未來電影), 可以說是ZKM二十年來文化和技術方面的一個結晶。他能把這個技術帶到香港來, 我覺得在文化和技術方面都有特別的意義。

昨天聊到這個事的時候, 我說, 我們在設定這個組合的方式時, 只是考慮到在文化線索上, 以及在藝術家使用的媒體類型上有時間性。但是當我們考慮到在香港實際發生的文化情況, 像Jeffrey Shaw這樣的人, 他能主持(香港城市大學)ALiVE實驗室, 其實我們應該把他作為香港藝術家來考慮。他是澳大利亞藝術家, 在德國(發展), (應該)把這樣的線索串起來, 打破只有亞洲藝術家的線索。在比較線索(的過程中), 也許Jeffrey Shaw是跟張培力合作, 也許是跟馮夢波合作, 根據藝術家的興趣, 我認為這應該是可以發展出來的計畫。

/

Isaac 梁: 我們今天有幾個方向可以探索。第一個是我們希望可以聽一聽男性藝術家, 你們在這兩天的一些感覺, 或者是頭腦風暴的一些主意, 還有甚麼可能性。另外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去看看, 特別是Ellen 鮑濤倫, 說一說香港媒體藝術發展的脈絡。(Ellen Pau 鮑濤倫)作為藝術家, 作為Videotage(錄影太奇)的founder(發起人), 是從甚麼脈絡開始的。張培力老師可以說一說杭州你在學院教學的事。馮夢波可以說一說北京的情況。因為我們這個項目很重要的一點是想探索一下視覺視角的線索, 還有媒體藝術是怎樣形成的, 以及在怎樣的脈絡下, 藝術家和團體是怎樣用媒體做他們的藝術和計劃的。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借這個機會(交流一下)。Ellen 鮑濤倫, 你可以介紹一下香港部分, 然後我們再逐一問到其他人。

/

Ellen 鮑濤倫: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媒體藝術, 跟流行文化里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有很重要的聯繫。在我看到的中國的媒體藝術里, 大部分是來自藝術圈子內部, 但是香港的發展本來就是跟電影、建築, 或者表演和設計很有關係的。跟國外的媒體藝術歷史有些相近。因為國外也是這樣發展的, 媒體藝術是慢慢從電影和其他流行文化中再進入藝術的市場和博物館里的。

但是在中國, 還是在藝術的圈子裏。從八十年代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 如果要說有個分水嶺的話,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 在香港不是很多人知道甚麼是媒體藝術的; 到了九十年代後期, 有香港微波藝術節Microwave Festival之後, 人們逐漸認識了媒體藝術。因為香港有SCM(創意媒體學院), 理工大學等跟香港藝術大學Hong Kong Arts School也開始慢慢地有一些課程教授媒體藝術, 但是我們學院里的課程大部分還是設計, 還是流行文化的脈絡, 他們其實很抗拒藝術被放在設計的框架裡。創意媒體最初也不會很正面地說是搞藝術的, 他們還是說搞媒體, 電視台(節目)之類, 放在創意工業裡被看待。到了2000年之後, 畢業的學生多起來之後, 其實(PPT的名單)裡面我們選的一些展覽的藝術家大多是这样的教育機制之下的畢業生, 他們開始利用香港的優勢, 因為我們的資訊發達, 跟海外的聯絡也很頻繁, 很容易在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地方舉辦展覽, 所以他們的經驗也比較國際化, 他們的成熟期比較快。

/

Isaac 梁学彬: 那你作為藝術家是怎樣開始的?

Ellen 鮑蕩倫: 這個, 還是留一點時間下面的老師說吧。

Isaac 梁学彬: 那可以請張培力老師說一說(杭州)的學院的發展嗎?

/

張培力: 從去年開始, 中國美術學院, 原來我負責的新媒體系, 有了很大的變化。它和邱志杰所在的綜合藝術系合併, 再加上原來在人文藝術學院里的展研文化- 就是高士名、張頌仁、邱志杰做的一個展示研究文化中心的三個部分合到一起, 變成了一個“跨媒體學院”。原來的新媒體學院已經沒有了。我在中國美術學院(任教)是從2001年開始, 到現在正好十年。我覺得從一開始做就面臨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中國的這個——叫新潮藝術也好, 叫當代藝術也好, 叫實驗藝術也好, 和西方發展的脈絡非常不一樣。很多當時八十年代的批評家和藝術家, 特別關心的是當代藝術背後的社會意義, 他們不太關注語言上的價值, 或者說視覺革命上對語言的批判。

儘管這麼多年來中國的當代藝術好像非常熱鬧, 在市場上也很成功,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對學院的教育是沒有影響的。中國的藝術院校的教育, 幾十年下來是沒有甚麼變化的, 所以我從01年開始籌備新媒體系的時候, 我就覺得新媒體很有可能變成一種純粹的技術性的標籤, 看上去是開放的, 但實質上只是技術上的“新”, 不是在創作思想或是教育概念上的“新”。所以我在那幾年盡可能地在做一些嘗試, 改變以往的教學方式, 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不是說新媒體還是舊媒體, 最重要的是現在的教學系統太陳舊了。我覺得中國美術學院和清華大學的美術學院(就是張朶現在和他們合作的這部分)、復旦大學視覺藝術學院, 這三個部分可能在中國未來的一段時間里最有希望培養出有新的實踐能力和創作觀念的年輕藝術家。我們自己這幾年下來也有一些學生在繼續他們的創作, 非常活躍, 像“雙飛”(藝術小組)等等。我覺得現在應該給他們一點時間, 給他們多的知識, 讓他們繼續往前走。大概就是這樣。但是新媒體系現在已經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它已經不存在了。

/

李振華: 談談創作吧, 你在1988年的時候是怎麼開始創作錄像藝術的?

張培力: 88年……

Isaac: 其實香港也是一樣, 創意媒體學院要拿錢的時候, 就是用所謂的創意媒體這個名字, 要根據很多商業因素(來調整)。沒有很純粹的藝術(氛圍)。

張培力: 他剛才讓我說88年的事, 我自己覺得88年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做新媒體錄像藝術, 只是有一個感覺,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可能性, 是一種新的嘗試。實際上從86年開始, 我就開始關注繪畫以外的可能性, 所以在那段時間里, 中國的電視錄像(家庭化)開始出現, 以及有機會開始用攝像機, 再加上之前我也有比較封閉性的、沒有現場觀眾的表演行為藝術, 所以就想到要用錄像來拍攝。但也跟88年的“黃山會議”有關, 當時想用錄像來“找點碴”吧。

(有人提問: 找碴是甚麼意思?)

張培力: 就是挑釁。讓別人不舒服。比如你們吃飯吃得很好的時候, 我突然把桌布一扯, 這個就是找碴。那個時候不是簡單地對於一般的觀眾找碴, 我當時特別想對那時的策展人和藝術家找碴。我覺得當時開會時所有談的那些哲學問題很空, 我們應該實際做點事情。

/

Ellen 鮑蕩倫: 我覺得中國早期的新媒體藝術家(現在的很多我不認識了)很有試驗性(有探索精神), 他們也很有反抗性的心態, 跟現在一些八零後的藝術家(不同), (後者)可能不太願意(像早期藝術家一樣), 他們生活的(背景)不同,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對抗性的東西。早期藝術家的作品里有

跟社會對著干的東西，我有這個感覺。還有就是，你（張培力）剛剛說的，如果一個作品比較多技術（元素），它可能就少了一點人性，它的藝術價值可能比較獨到。你是不是有這個意思呢？

張培力：不是絕對的。可能這跟我自己有關。我自己覺得要找到這兩者的平衡是比較難的事情，如果用很高的技術也可以表達很深刻的思想，這是不矛盾的，但是你必须找到一個平衡點。

李振華：我來解釋一下剛才他說的這個關於技術和社會的問題。剛才培力指出的問題是，他希望在藝術的材料和美學的方向上進行探索，而不是在八十年代的氣氛中（探索），（因為）當時大家是在探索藝術的體制（政治）方面的可能性。

張培力：有的時候這個界限是很模糊的。用創作中的技術語言去表達思想，和炫耀技術，這裡邊的界限是非常微妙的。

/

Ellen 鮑藹倫：因為我最近辦了一個展覽，Videotage（錄影太奇）的New Media Archeology（新媒體考古），你們都去看過，我有一個想法，就是今年我看到了很多的（尤其是兩年前）已經有很多的科學實驗室，他們邀請了很多的藝術家去做作品。他們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去做一個作品，和我們用藝術的角度看很不一樣，出來的項目可能很高科技，也可能是我們看不懂的東西，但為甚麼用這種方法做新媒體很有價值呢？因為我覺得新媒體有兩個部分，藝術跟科技。藝術有新的發現，科技也應該有新的發現，我不覺得這兩者一定是平衡的，它們可以被全部放在技術裡面，如果他們（藝術家）談的是新媒體的美學，完全不需要技術，放在藝術上也可以，也屬於新媒體的作品。這個是我最近看的一些新媒體的作品，用紙、筆等很舊的一些（東西），像我們展覽里的藝術家使用鉛筆一樣。

張培力：這個上面，我剛剛說的這個平衡，可能更多的是取決於一種態度。這很重要的取決於藝術家的一個態度。當我們看到一件作品，觀眾先是看到技術，還是先是看到思想，是不重要的。有的是，思想你沒有看到，但不等於說它沒有思想；思想也可以說是一種態度。藝術家不想很明顯地、很直接地在一個作品中表達某一種思想。看上去是技術，但這本身就是一種思想。

/

Isaac 梁學彬：Ellen鮑藹倫你可以說一說，你剛才說的之前的年代。因為我想可以聯繫之前說的東西，香港的部份，80年代的也是非常對抗性的、政治的，可以說一說嗎？

Ellen Pau 鮑藹倫：因為我們香港，應該說，70年代的電視和電影就會比較……

Isaac 梁學彬：就比較，開始是比較流行化。

Ellen 鮑藹倫：所以我們有一些人就是拍獨立電影。獨立的跟主流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Isaac 梁學彬：我想當時video（录像）已經是藝術品了。

Ellen Pau 鮑藹倫：獨立電影，其實我們很有意識的使用录像，很計較自己是用一個新的媒體。然後這個新的媒體其實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獨立平台去發聲。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是有兩種不同的創作。一個是紀錄片，另外的一個就好像我們的Videotage（錄影太奇），其實當時沒有甚麼美術館或者藝術市場的存在，我們就是用一個藝術的方式去發現……

Isaac 梁學彬：表現。

Ellen Pau 鮑藹倫：是。就是用這一個媒體去創作。所以其實有兩個不同的。然後我們也很自覺我們是新媒體，所以我們會有好多這對媒材本身的作品出現。

Isaac 梁學彬：他們就是非常自覺地，自覺性地用新媒體去創作。

Iras：去創作。所以他們就比較知道，做一些跟他的媒體相關的作品，就是媒体本体的艺术作品。

Ellen Pau 鲍蕙伦：像早期我們Videotage（录影太奇）出的第一個composition（出版合集）裡面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探討，在video（录像）裡面沒有黑色的作品，是我的作品。還有一個艺术家叫Johnny Au，他探討的就是一個在录像艺术系统内的录像，色彩的反馈问题，一個基于录像系统内部的问题。所以他們当时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去看，這個媒體是甚麼東西？跟社會的互動，可能不用很多的互動，但是跟其他，譬如說，跟電視媒體、表演藝術，跟其他文藝的活動其實很有關係。但是跟視覺，视觉艺术，沒有很多關係。所以我們開始的時候沒有一個画廊。最重要的是一個画廊是幫不到我們的。幫我們做創作，其實有一個剪辑的台子就很好。

/

Isaac 梁学彬：早期我們的合作（进念与录影太奇），就是跟進念他們的表演的關係，通过录像纪录他們的表演。還有其他的一些录像就是回应式的，像Ellen鲍蕙伦說的，主要回应媒体本身的创作。還有就是对应當時的香港人的身份，還有對英國、中國的關係。很多一批的严肃的录像艺术，是非常有趣的。我們來聽一聽冯梦波說一說你創作的年代。

冯梦波：我們從1983年84年玩電子遊戲長大。可能這是一個全世界通用的語言。其實中國的video game（電子遊戲）和世界架構的video game（電子遊戲）是同步的。但是中國人用電腦比香港這邊晚得多。我在中國算是很早的了，93年開始用電腦。那麼94年我在香港漢雅軒展出我的作品，就已經開始用電腦在做了。那時是很少有人這樣做的。我記得在97年的時候在Documenta X（第十屆卡塞爾文獻展），那個時候整個Documenta一百多個藝術家裡，只有兩個人用電腦。那麼到了2002年第十一屆的時候一半人（艺术家）在用電腦。

這個所謂的媒體藝術對我來說，最早開始接觸，不管是game（游戏）還是電腦，都沒有藝術的概念，但是我們很自然地就開始用它。我覺得，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對我來說，中國以前都管我們這種所謂新的藝術叫做“前衛藝術”，不知道從哪天開始改叫“實驗藝術”了。這是一個巨大的退步。“前衛藝術”的意思倒不是說，非要到街上找人打架，不是這個意思，但起碼是這樣一種態度，不管對於媒體；還是對於任何東西都有一種不在乎，那樣的一種精神。而現在，“實驗”的意思就是說可以“胡來”，也不負任何責任，也沒有前途，實驗就好。我個人是特別激烈地反對這種做法的。在中央美術學院還有中國美術學院，創立了新媒體藝術系之後，全中國的藝術院校就都有這麼一個專業。那麼這樣一個專業帶來的，我覺得，它帶來的進步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多數時候，“互動”這個詞可以隨便用，然後隨便弄幾個生詞就可以叫做甚麼physical computing（物理計算）。

其實中國缺了重要的一課，就是我們從analog（模拟）一步就跳到了所謂的digital（数字），那麼中間缺了一個mechanics（力学、机械），然後缺了一個electronic（电子），然後再到digital（数字）。我們中間缺了兩步，就一步就跳到那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都覺得好像這樣才先進、有前衛性，但不知道它從何而來，也不知道電子藝術那個年代，就是在60年代70年代它是一個革命，它絕對不是為了玩這個video art（录像艺术）或甚麼東西，它不是這個意思，這個東西是非常附屬的一個。所以才有了大西洋兩岸的satellite live（卫星同步现场）。還有像白南準他們用video（录像）。他們用video（录像）跟後來這些人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我們缺了很重要這一課，又沒有書，又沒有美術館，看不到這些東西；聽到一點傳說。這倒是無所謂，但是問題是，這個所謂的“數字藝術”，作為教學來說，它一刀切斷了跟真實世界的聯繫，然後跟美術史之間也沒有一種傳承，就沒有這樣一種切實的感覺。所以人就不能體會到所謂的digital這個東西的它的弱點和力量，和它的所有特性，所有這些都沒有抓住，那麼就開始胡做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事情，我個人是特別地不喜歡。因為我也在中央美術學院做客座教授，所以我是每次上課都要求學生首先想像停電以後的事，如果停電以後還能做藝術的話，那你還不錯；如果停電之後你甚麼都干不了的話，我覺得這種人一輩子當不了藝術家，別說做甚麼digital。現在人都很怕停網絡。停電都沒事，只要我手機還有電池就可以了，這是一個很悲慘的事情，是不對的。從我自己的實踐來說，有意識地把自己這一部分盡量地忘掉。每次在一個很底線的情況下能不能工作。我可以用非常複雜的軟件、硬件，但是我也可以隨時停下來用筆和紙，甚至都不用。

我覺得要有這樣一個通達的對待media (媒体) 的態度，我們才有可能做一個藝術家。因為我們每次討論、展覽，每次看到new media (新媒体) 這個詞我就頭疼。因為這種展覽我就盡量能不參加就不參加，這樣的研討會我能不去就不去。因為這把我們變得很窄。我們當年在幹甚麼呢，從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然後一直到後來，不管是玩video game (电子游戏) 還是用電腦，然後互動網絡這些技術，都不是一個非要用它不可的態度，卡在這裡面的話你就完蛋了。我們是想把這東西變得非常寬廣，最早用它的時候是一種很自然的，想呼吸更多的空氣，想在一個更大的地方去做事，不是說變得更窄。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我不反對這次的主題，我絕對不反對。尤其是我覺得這次最有意思的一個事情是跟香港的文化，跟香港的藝術家的對話，能激活好多有意思的東西。要不然就變成另外一個new media show (新媒体展覽)，我覺得，真的就一般了。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意見。

/

Isaac 梁学彬：new media (新媒体) 或者media (媒体)，是有上下文關係的，很有趣的是，早期的藝術家，很多時候都不會去想，沒有机构和畫廊，沒有那些系統或者學院的去為這些東西命名。現在的所謂媒體藝術，或者媒體，與那些不同机构和权利系統有關係。我們這個項目也希望可以去找一些，根據那個media archeology (媒体考古学) 的態度去探索，就是媒體在不同的上下文里是怎樣的，或者說是甚麼权利系統去為新媒体下的定義……

/

馮夢波：其實我很懷念2000年前的那個年代。因為我經常去參加國際性的一些展覽，就是在有new media (新媒体) 這個詞之前，是很美好的，從有了這個詞之後就變得很主流了，很時髦了。一個展覽如果沒有new media (新媒体)，那這是很老土的一個展覽，很丟臉。以前不是這個樣的，這個事不重要。我們完全是非主流的。這東西變成主流之後我就覺得特別討厭了。就不喜歡了。

/

李振華：這有一個共通點，是有一個歷史的原因。我清楚地記得在80年代，如果舉個例子，做錄像，馮夢波做了一個電腦的東西，在那時候會引發整體的一個進程。那麼第二個反應就是很多人會做這個類型，因為做這個類型很有創新感。還有就是90年代，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的裝置藝術，就變成一種姿態。所以我覺得現在，剛剛馮夢波說的那個新媒體的問題，確實是有存在的。普遍地新媒體現在展覽次數也多起來了，都叫新媒體。

但是這裡面確實要有解釋的細分，比如說新媒體是甚麼樣的媒體，比如說錄像藝術是甚麼，然後與錄像、表演相關的是甚麼，然後錄像裝置是甚麼。這方面的研究分類是做的很不夠的。比如說現在最炫的可能是討論生物藝術，那麼生物藝術到底是甚麼東西呢？有甚麼樣類型的生物藝術呢？大家了解都不夠，但馬上又會去做。比如我做一個轉基因的東西，是因為它很新潮，很有特殊性，因為我做了一個你們好像都不懂的東西。但是也許後來它會變掉，因為它沒有一種一慣性。

剛剛馮說到中國的情況，其實我想從07年往後，在全球也整體地出現這樣一種狀況，就是很多媒體藝術家，他們不再願意被稱為“新媒體藝術家”，他們更希望被稱為“當代藝術家”。那麼剛才馮也說過，培力可能也會記得，比如說白南準出現的時候，他在做錄像藝術的時候，我們忽略了他首先是從音樂出發的，他是做音樂的藝術家，然後關注到表演，同時他使用的是媒材，比如當電視機出現的時候他認為電視機有一種可能性，這是一個非常當代的，在他那個年代是非常當代的媒材，然後就使用了它。所以我在之前的一個文章里寫到，就是我認為在今天我們談到的多媒體也好，新媒體也罷，這個就是當代的，應該被納入到當代藝術的體制來看，而不是剝離開，只看它的技術性分類。

/

Isaac 梁学彬：我們可以聽聽王振飛、王鹿鳴，你們的身份非常有趣，因為你們是建築師，然後跟香港的很多媒體藝術家的多重身份，很有關係。也可以說一說你們的認知。

王振飛：我覺得，首先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是建築師，所以其實從新媒體藝術的角度，我們沒有甚麼太多認識的歷史性，但從建築之下，邏輯學上講，可能跟剛才幾位老師講的有關。因為我們會做一些跟新媒體、跟計算機算法有關的事情，這是因為在建築側面上，在2000年之後，也是出現了一個革新，叫“parametric Design”（参数化设计），其實所謂的這個“parametric Design”（参数化设计）是在運用一個突破傳統手段的技術手段，通過計算機的輔助，比如說全球化設計程序的應用，後期有計算機算法的介入，來幫助建築界從傳統的設計思維方式來做一些轉變。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其實可能跟新媒體在藝術界里的位置和作用有一點點的類比性。然後大概在近兩年吧，大概在05年之後，由於某些軟件的開放，包括像很多硬件的開發，把技術的門檻降得比較低，所以一些建築師也開始做一些編程，包括互動的實踐。很多大學，像在美國的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這些學校開始把互動帶到建築設計，因為它本身也是在探討建築和人的互動關係，但是沒有上升到一個藝術的層面。後來我到荷蘭，我們在那邊讀書上學的時候，開始接觸這些，覺得非常有意思，因為它整個從思維、觀念上和方法、手段上，跟傳統建築的方法完全不一樣。我特別贊同剛剛馮老師說得這個觀點，就是說如果你停了電，你是不是還能干點兒事兒。這事兒是一樣的，在建築界裡面，有兩個分歧。一個是大家把它看作工具，當一個工具來用，來實現一些建築師做的非常複雜的東西。還有一個方向是把它作為一個頭腦來用，它實際上是一個思維方式，它改變的是建築師的思維方式。而這個思維的改變導致了建築師做出來的作品和傳統的建築師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因為一個思維方式的改變意味著可以沒有電腦，用計算機算法的方式來思維，所以我可以不用寫程序，也可以解決問題。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我覺得，可能它給建築界實際上帶來了很大的變革。是思維方式上的變革，而不是技術手段上的變革。後來因為我們在國外也做了很多編程方面的實驗，也做了很多東西。這些東西我覺得也不能叫建築，它也沒達到建築的尺度，以及複雜度和功能性。後來我們實際上正式接觸新媒體藝術跟跟Aaajiao（徐文凱）合作，在08年的eARTS上海電子藝術節跟他合作了一個作品，顏曉東策劃的展覽。我們當時是寫了一個算法的建築，一個純用計算機的算法，通過程序寫出來的建築，當然建的時候都很低科技了，但設計的方式和方法完全不一樣。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個作品是介於藝術和建築之間的。對我們來講很有意義，就是它是從思維上面，從設計上面，不是傳統建築的角度來思考，而是站在一個中間的地方。從那以後我們也開始做一些這方面的實踐，因為我們也不是特別懂新媒體藝術，所以也是做實踐的過程中，有些東西可能對我們來講比較有吸引力。一個新的算法，可能我們會看看它能做甚麼，但未必能歸到藝術的範疇。

/

Isaac 梁學彬：我先說一些之前講過的東西的重點，有幾個部分我們可以在討論之後再探索的。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對話裡面有很多時候就是觀念先行的，或者是媒體先行的，那種對詞和動態的認知；還有就是我們談過的很多都是和畫廊、機構有關的；或者是之前的年代和現在的機構的權利機制；還有就是影響，一個藝術品，和藝術家的命名，和媒體的關係；機構也包括我們談過的教育，學院是很重要的；第三就是我們探索了關於歷史，在上下文中媒體藝術家的創作跟歷史語境之間有甚麼關係；還有最後就是我們談過了社會、政治、反抗性，這種態度，就是媒體藝術和藝術家的關係。對這幾個地方有沒有其他的補充，或者是證實。

/

Agnes Lin 林茵：我想有很多地方……像Isaac梁學彬之前講的，還有Ellen鮑蕩倫剛剛也講了，從概念開始，還是從媒體開始。我想藝術還是藝術的實踐，最重要的還是從概念開始。我們今天坐在這兒，也是從一個概念開始，所以對我們來講，在組織這個活動的時候，你們就把該優先考慮的已經定出來了。在每個部分裡面我們要再把這個角度說出來，就是給出你的角度，大家都是很有經驗的。但是從畫廊的角度，我們非常注重支持概念的發展，從概念開始。

然後講到實驗，我們也會支持。因為實驗本身就沒有一種結論，一定是成功，還是一定是失敗，不過最起碼的我們可以討論這些概念，我們是會盡量支持這方面的。像張老師講的，就去做吧。我想與沙畫廊就是有这样的關注。那時候，5年前，我們在這邊，不是在行內，沒有藝術背景，就抱著一個要去有點事的心態，然後就慢慢去了解。然後07年，我們就有嘗試到一些詩性的實驗，當時繆曉春老師剛剛來這

邊做了一個展覽，然後我們就有一種針對新媒體的回應，透過一種音樂、表演，聲音藝術和投影類作品，然後有音樂的現場，這樣做了一個叫Siren（塞任）的項目，就是新一代的，80年後的新媒體藝術家，像Samson Young, Christopher Lau。

我也很欣賞王（振飛）的這個作品。就是跨媒體的實驗，我覺得針對社會，看東西都會有不同的要求、看法。現在比如說我們進去看展覽，就好像你說現在沒有新媒體好像就是不夠（時髦），在視角也好，在經驗也好，為甚麼要做新媒體，因為可以給我們一種不同的感受；在這個整體的感受來講，我們從建築，從新媒體，從科學，或者是通過這種技術化的視覺藝術中，跟空間，跟建築，跟室內設計，或者是跟視覺藝術本身，再透過這個空間裡面產生一種實驗。所以這種實驗，我想還是我們整體看東西，看對社會、藝術的一種理解力，或者是新的一種認識，或者是產生一種新一點的，我講的不好，就是，我想我們應該保有對這些項目視覺化呈現的某種期待。

/

Isaac 梁學彬：在之後的一個禮拜，我們會開始一個網上的（討論）平台，會邀請所有演講者和藝術家參與，我們可以從這些討論的基點裡面找話題，然後我們會用未來的五個月的時間去做網上的交流，然後我們所有這些交流會作為文獻，基於網站上面的話題再呈現，還有裡面的一些論述。我們大概還有15分鐘的時間，我們可以談談，這次我們邀請大家來的時候，大家有甚麼特別的主意，或者對香港產生了什麼反應。或是方向上，可以再討論……因為我非常同意馮夢波說的，這個項目本身就是希望可以去做交流和交換。最後有沒有展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想還有交流。所以我們可以用再頭腦風暴一下還有沒有好的主意、方向，除了我們見面和網上平台的討論之外。李振華你可以說一說你的反應。

/

李振華：我覺得，其實大家能夠聚在一起，這就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機會。那這個機會是甚麼呢？比如說在內地，大家也很難聚在一起，那麼有這樣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們在這裡聚在一起，我想它首先是一個培養皿的基礎。然後在香港能做甚麼，其實我一直很有疑問，我們為甚麼在香港做，在香港能做甚麼，這一直是我的一個疑問。還有作為一個策展人，一直都會有一個矛盾，是怎麼去激發一個展覽，就是除了選擇之外，你怎麼激發藝術家，或者說怎麼能激發你自己的可能性。從一開始，我們很難確定我們是不是對的，我們在做這樣的主題是不是太符合潮流；然後我們選擇的這些藝術家，是不是因為是好朋友，或者說他們在當代藝術的歷史裡面真的是那麼特別。這也許是憑著我們的經驗和經歷做的一些選擇和判斷，但是如果通過這些選擇和判斷能真正激發一些，甚至包括我們自己能夠覺得有趣的一些事情出現，這個很重要。

/

Isaac 梁學彬：還有Jeffery Shaw所謂那個中國的概念，我想之前你說的就是……香港的，我們不是用我們的種族去看這個問題，而是從一個非常語境化的方向去看，所謂中國的。張培力老師，你有沒有一些回應或者……

/

張培力：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案，是中國的藝術家和香港的藝術家合作、對話的一個方式，是特別有心思。但是我自己希望是有一個實質性的內容，而不是簡單的這種拉郎配。我之前跟Jeffery Shaw是見過面，但是沒有很深的交流，或者從你們的角度可能覺得我們兩個很般配，但是要是真的我們兩個要在一起合作，要有深入的對話，我覺得是這個交流非常重要。我不希望最後，只是兩個簡單的作品放在一塊兒，就完了，這個很容易做到；但是如果是這個展覽，這個搭配的過程只是這麼一擺，那就太形式了，它沒有實際意義，沒有實際內容。我希望它是有一個內容在裡面。

Isaac 梁學彬：所以一同地創作，做一個新的作品是我們非常希望的。

張培力：我很期待這樣，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新的經驗。

Agnes Lin 林茵：特別有意思是，在Asian Art做一個展覽，就是請了6位策劃人，也是以搭配的形式，希望他們一起做作品，然後不是一定一起做作品，跟策劃人一起接受那種質疑，然後產生每一個藝術家在這個過程裡面的合作的形式。那個時候也是在質疑角色，是甚麼一個角色，然後在研討會的時候有一個反應，策劃人的反應。我覺得這個是蠻有意思的，藝術家跟藝術家，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就是好像每一個人從一個概念開始。

Isaac 梁學彬：馮夢波。

/

馮夢波：想起我們最早來香港的時候是93年、94年，那是在97之前。這麼多年過去香港的變化也很大，我們自己的變化也很大。所以就是說，不光是你對於“甚麼是香港，甚麼是中國”的認同，這方面有甚麼變化，我們自己也有很多變化，對於“香港到底是誰”：我們之前來香港拿護照，現在拿通行證，帶上護照直接蓋章就過來了，幾乎就算是隨便過來的。不光是一個海關的問題，也包括你來香港，走在街上有多少大陸人。我最早來見到每個人都必須用英語，普通話是沒人聽得懂的，也沒人理你，這還只是一些很表面的。其實中國這麼多年過去，大陸那邊兒我們已經也不像以前了。當然藝術上的變化也是非常多的。所以這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像Ellen Pau鮑藹倫我們都知道的，她以前的東西我也看過。但那时候對我們來說她還是一個香港人，幾乎是“一個英國人”這種感覺。

Isaac 鮑藹倫：因為有英國護照。

馮夢波：無所謂啦，反正就是，現在的香港我覺得跟上海差不多，那種感覺就完全變了。所以這次其實是一個好的機會，當然，像培力剛剛說的一樣，這不是中間畫一條線就那麼簡單地連在一起，或者你隨便畫幾個線，也不是這麼個道理，因為那樣的話，就真的相當於把兩個東西並置在一起，就直接放在那兒，那麼這個事情變得沒有特別大的意義。

/

Agnes Lin林茵：你們的中國藝術家跟香港藝術家的交流是怎麼安排的呢？

Isaac 梁學彬：主要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後我們根據他們的情況安排見面，然後開始的一個持續五個月的網上對話。然後汪建偉現在在北京。然後我們就分開安排，根據他們的第一次見面，還有再繼續地卷入這個項目，然後把每一次藝術家說的東西，因為每一組會有很大、不同的變化，因為希望做的東西也非常不同，不一樣。所以我們就希望用這一次開始，讓他們去聯絡，再發生一些新的東西。

/

馮夢波：關鍵是要激發雙方的一種活力，不是說非得是我跟他，還是他跟誰，而是要激發一種活力，這種活力並不是為了最終要的漂漂亮亮的一個展覽，拿兩個現成的東西放在一起就很漂亮，我們希望是有一個更加不確定的一種情況，才有可能激發出一些東西，要不然我們就變成另外一個群體展覽，那就真的是變成一個很普通的，這種滿街都是。

Ellen Pau 鮑藹倫：那我們有沒有跟你說過是做甚麼東西……

馮夢波：是我來了以後才知道的。其實我也不在乎，我並不在乎是一個人非要做遊戲和跟我怎麼樣，我自己也不認為自己跟遊戲就一定有甚麼關係，說實在的。我是希望更不確定、更彈性的基礎上才能生髮出各種可能，我不願意越走越窄。不然我遊戲、他遊戲，觀眾也遊戲，那我們何必要做個展覽呢？

Ellen Pau 鮑藹倫：……沒有問題。

馮夢波：其實就是說，這應該是更胡來一點兒。現在太規矩。

/

李振華：其實我覺得這次來香港很重要的，是因為我之前跟Isaac梁學彬，跟Ellen鮑藹倫都說過，我們對香港藝術家的了解其實是非常少的。整體的信息實際是非常少的。那麼我想這個計劃也不一定是大家聊天，像藝術的激發的方法，可能通過視覺，通過聲音，通過一個表演，通過甚麼，這都是有可能的。

Ellen Pau 鮑藹倫：其實我覺得，我跟邱志杰談的時候，他跟我說，中國美院請了台灣的藝術家去，但是在我看來，他們都說普通話，可能比較容易溝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台灣的藝術家跟中國的藝術家，其實是有許多共通的地方，相類似的。香港就有一些怪。好像在中華文化裡面看，可能是台灣和中國還在中國文化裡，像我們是沒有甚麼文化，不知是甚麼文化。現在看，你們從中國來香港做一些作品，其實我們有一個項目也是想邀請台灣（藝術家）來香港。我們這個項目裡面，其實比較重要的就是重點在藝術家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放在藝術批評上。因為我覺得用一個比較批判的方法去看每一個地方來的，或者是每一個組合，他們談的一些主意，是這個項目重要的方向；但是藝術家，比如說我看張培力，你跟Jeffery Shaw，可能出來的不一定是一個作品，可能你們出來的是一個對話，是關於藝術教育的也可以。因為對我來說，媒體藝術這個系統裡，我剛剛說過，從流行文化到視覺藝術，其實在視覺藝術裡，它下一個東西就是學術，學院機制，所以他們其實是緊扣在一起的，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如果是兩個主要的負責人都在談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應該邀請一些藝術批評家，這很重要，因為現在我們好像自己跟自己說話。

/

李振華：我接一下你這個話，因為我最近還和希克（Uli Sigg）談過這個問題，因為他在評批評家的獎，我跟他講我覺得這個獎其實沒法評，因為藝術批評是沒有基礎的。藝術批評，在現在的藝術環境裡我覺得它太缺少對基礎的認識。基礎的認識是來自基礎的調查，比如說你對一個地區的多少藝術家，知道他們在做甚麼，他們做過甚麼；或者某個類型你為甚麼這麼說，比如說油畫，甚麼是新的油畫；攝影方面，新的攝影又是怎麼樣的。那麼我覺得整個批評，在中國當代藝術，這麼多年都是缺失的。它是有很明確的政治傾向，很明確的知道要去顛覆甚麼，但是我覺得它缺少一個基礎，這個基礎就是藝術家，因為它缺少有分類地去調查和研究，包括做訪談，包括像AAA香港亞洲文獻庫做這樣的基础工作，甚至包括畫廊的那些展覽，有人在做收集整理嗎？所有這些東西如果都缺失的話，我覺得批評家這東西是有點不太成立的。所以我覺得如果可能的話，應該發動更多的人去做這種調查研究，以及對每一個個體藝術家的認識和整理。

/

Ellen Pau 鮑藹倫：還有一個補充，就是其實在學術之後，現在比較多人談的就是公共空間、公共知識份子。現在香港有很多這樣的討論。我們香港有一個In-Media，它是用媒體去做在公共空間裡面的一些創造性，但也可以說是行動主義的一些項目，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現在在這裡的藝術家，可能是比較接近視覺藝術那個範疇的，可能我們可以再拉寬一點幅度，可以再多談一些關於社會的，公共空間上面的討論。

Isaac 梁學彬：其中的一個論壇組就是……

/

李振華：談到公共社會性，包括社會責任，公共知識份子。在大陸對社群媒體的使用進程也非常快。在Twitter, Facebook剛剛出現的一年之內，很多公共知識份子就開始使用它了，甚至有人已經提到因為字數的算法，在英文裡面它是以單詞，單詞是由單字、字母組成的，但是中文兩個字就是一個詞意，十個字可能就是一句話的情況下。所以它非常快地被公共知識份子和藝術家識別，然後它很快就成為一個非常龐大的、自由結合的公共領域。我覺得這個話題本身就是跟我們在討論的，甚麼是新媒體，一個新的媒介，這個新的媒介出現之後應該去怎麼認識它有關；我們已經在使用它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去反思，它的這種公共性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有就是我們的合作就是對話，我非常感興趣，馮夢波先生說的，對香港文化的印象，一種經驗，這也是一種合作。

/

李振華：能不能谈谈香港對大陸的想像。

Isaac 梁学彬：對啊，就是這個兩邊的想像，我想這是非常有趣的交流。我們不一定是做一個甚麼不同的作品，但是我想是一種大家交流的想像，用一種基于新媒体的方法去做出來，構成新的交流。

/

冯梦波：其實國內可能對香港的藝術界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對香港流行文化的了解是非常多的。所以任何風吹草動，在這邊的一個小的娛樂新聞，在中國都會立刻被人炒作起來。但是你要說這個，就連專業的美術學院的學生，都不知道香港的藝術界到底發生過甚麼，現在都在發生甚麼，是完全不知道的。

Isaac 梁学彬：這可能是最有趣的地方。

冯梦波：我們今天在牛棚就看這個展覽。

Isaac 梁学彬：還有我想就是，香港對國內的想像，很多時候都是關於政治的，我想這個是有一點可以聯繫的，去做一些東西。因為這個想像是非常局部的，不是一種很全面或是证实的一個想像。所以這個東西也可以去玩。

冯梦波：就是想像力……

Isaac 梁学彬：想像最後可能不是现实，但是這個已經是现实，所以我想這種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之後就是作品产生了。

李振華：我急於想說一句話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話，其實我們也應該請一請介於香港和大陸傳媒的，比如說像梁文道、竇文濤。因為我記得梁文道做過一個節目，就是关于香港人對大陸的想像（香港往事），他就提到過幾個關鍵詞，大陸燦、香港燦甚麼的，我覺得很有趣。

Isaac 梁学彬：我們之前聯繫過他，然後他沒有回覆。我們可以繼續……

Agnes Lin 林茵：對當地也有太多的想像了。

Isaac 梁学彬：對，太多的想像。我想這個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線上平台，和下次見面的時候再繼續地探索。謝謝各位。好，如果沒有其他的補充……然後我們在6點鐘的時候去城市大學，有李振華、曉東和Ellen鮑藹倫的演講。謝謝各位。

(2011年8月7日凌晨 李振華修订)

Tagged: aaajiao, Agnes Lin, Alex Fung, ALiVE, analog, Arianna Gellini, Asian Art Archive, 物理计算, 生物艺术, 电子游戏, 白南准, 研讨会, 罗扬文, digita, electronic, Ellen Pau, Eric Siu, 蕭子文, 雙飛, 顏曉東,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亚洲文献库, 鮑藹倫, 跨媒體學院, 黃山會議, Future Cinema, Henry Chu, I/O Gallery, Iras Tam, Isaac Leung, Jade Enge, Jeffrey Shaw, Joel Kwong, mechanics, new media, One World Exposition, Osage, parametric Design, Peter Weibel, Phoebe Wong, physical computing, Roundtable Discussion, satellite live, Sonja Ng, symposium, Teddy Lo, video game, Videotage, ZKM, 冯梦波, 前卫艺术, 参数化设计, 圆桌讨论, 奧沙畫廊, 实验艺术, 平行世界, 张培力, 张尢, 录影太奇, 徐文愷, 復旦大學視覺藝術學院, 新媒体, 未来电影, 朱力行, 李振華, 林茵, 梁学彬, 榮念曾, 汪建伟,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中國美術學院

Blog at WordPress.com.